

蒙曼:现在我的诗在远方里

“曼行国道·219”的收获

2024年5月,蒙曼开启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合作的“道中华”边疆行活动——“曼行国道·219”。219国道接壤越南、缅甸、尼泊尔等国家,串联新疆、西藏、云南、广西4个边境省(区),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,也是中国最长、沿途景观最丰富、民俗风情最浓郁的世界级景观大道。

“曼行国道·219”,是你主动发起的,还是国家民委发起的?

蒙曼:因为我们学校(中央民族大学)属于民委系统,他们问我能够做些什么工作,我说我想走路,因为我当时刚刚在“喜马拉雅”讲完《红楼梦》,非常非常的艰苦,我需要给自己一个奖励,而且我要走边境。边境其实是最瑰丽的,它也是文化碰撞最剧烈的地方。几乎一拍即合,他们说好。

中国的大陆边疆是由三条国道勾勒出来的,西南到西北是219,横着东西向的是331,然后东部沿海是228。在这三条国道之中,219是里程最长的,10065公里;它是海拔

当地时间8月3日,历史学家许倬云在美国匹兹堡家中辞世,享年95岁。许倬云一生历经颠沛——在中国大陆成长,去中国台湾求学,到美国深造,随后在东西方的缝隙中奔走,所想所惑都是如何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、为世界文明提供解决方案,始终试图为中国与世界之间,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。他的辞世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章。

许倬云被认为是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,其学术代表作有“古代中国社会史论”《汉代农业》,另有“中国文化三部曲”(《万古江河》《说中国》《中国文化的精神》)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。

许倬云始终将自己定位为“历史的旁观者”。对他而言,旁观是被动的。生而残疾,8岁以前不能走路,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做任何事,这让许倬云从小意识到自己“不在常规之中”。随着抗日战争爆发,许倬云跟随家人避难,在福建和江西一带颠沛流离,途中见过饥民讨饭、饿殍满地。关注中国寻常百姓的命运,在

跨度最大的,接近6000米;它的纬度跨度最大,30个纬度;然后它的文化多样性是表现最明显的,有20多个世居民族,14个接壤的国家,所以当时就选中这条路。

当时国家民委想要达到什么目标?最终的结果在你们的意料之中吗?我知道有好多网络“爆款”视频出现。

蒙曼:民委的目标是民族团结,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二十几个世居民族,我们想看看这些民族现在发展成什么样子了,他们现在的生活跟过去的历史做一个对照。我觉得完全达到了我们的预期,甚至有了更多完全意料之外的收获。

所有的老师一定都喜欢当网红老师

当时在走219国道的时候,每天两场直播,还有无数的小视频,这么大量地输出,对你来说是一个压力吗?

蒙曼:是我们一个特别大的爱好!世界上能有几个人有我们这样的幸运?因为自驾219国道需要时间、钱、技术和健康等等,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。我想我看到的这么

好的风景和人文,为什么不介绍给大家呢?这就是教师的本能!我们最开始从广西走的时候,我就在车前放一个摄像头,我觉得大家自己看风景就好了,后来一些朋友跟我反馈,说你要是讲讲这个多好。

你喜欢当网红老师吗?

蒙曼:当然。所有的老师一定都喜欢,因为老师的天职是传播,传播得越广越开心。我们最伟大的老师孔子也是这样,他不希望闷头做事情,他需要有弟子三千、七十二贤人,他希望周游列国,能影响更多的人,所有的老师必然如此。

时代在变化,传播方式不同了,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?以前对着学生,你中间可能可以停一下重来,对着直播就不行了。

蒙曼:我从来没有过面对镜头的压力感。我觉得人之所以会紧张,是因为太害怕犯错,但是人要允许自己犯错误,为什么我们说的必须是真理呢?

带着诗去远方的幸福

以前你的诗和远方在哪里?而现在诗和远方,对您来



说又意味着什么?

蒙曼:以前我的远方在诗里,现在我的诗在远方里。因为我们小学考初中,初中考高中、大学,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旅行。那时候远方在哪里?远方是你梦想的一些东西,比方说《安徒生童话》,“在大海的深处,水是那么的蓝,蓝得像矢车菊的花瓣”,可是那时候我没有见过大海,也没有见过矢车菊……

可是你可以想象。

蒙曼:对。它仍然是远方,因为它在诗里。现在我觉得我们有机会走到全世界去,看全世界的景物,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情感,那就是诗。

你觉得有多少人能够像你这样:以前远方在诗里、现在诗在远方里?

蒙曼: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可以。只要你有想象力,有对美好的向往之心,诗和远方已经同时存在了。

(据网易新闻7.31)

作不是为了求知,乃是为了寻求利润。应用本来是应该跟着理论发展的,但现在应用赶在理论前面,因为有市场。要先生产,发展应用,应用研发受阻才考虑更新落在后面的理论。如此的‘科学’就不是真正的科学了,这是为富人服务的科学。”

当他表达这些观点的时候,他身体正在反复经历着大病的折磨。2023年,他说自己“身体越来越差,走动很不方便了。我每天就是看看书,写一点字。”他甚至感叹,“说实话,我这一生的日子不好过。”但他并不焦虑,反而更放下了。他说,安顿自己更要紧的是,“在欲望达不到的时候,你必须知道:人不可能所有欲望都达到,每个人都有抓不到的云,都有做不到的梦。你要理解:抓不到的云,让它飘走吧。”

在许倬云位于匹兹堡的家中,客厅里挂着辛弃疾的词《朝中措·夜深残月过山房》,他说自己尤其爱那句“一天星斗文章”,“因为开阔者自有开阔者的行处。”如今,这位“旁观者”离开了奔流的历史河岸。(摘自《时代周报》傅一波等/文)

许倬云也为现代社会感到担忧,他说现代文明是科技挂帅、生产挂帅。“现代人的工

爱心传递

么庆旺

夏夜的杨北公路,地面温度升高到50℃左右,热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昏暗之中,司机师傅小王差点就错过了她——一个孤独无助、面带愁容的中年妇女。小王驱车停到她的身前:“大姐,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?我是塘沽渔业大队的。您有什么事,到车上说吧,外边太闷热了。”

原来,这位大姐也是一名司机,途经此处,车胎突然爆了。小王得知后,立即从车里找出千斤顶,帮着大姐换好备用胎。过程中,他不仅弄脏了衣服和双手,还不小心弄伤了自己。

看到这,那位大姐

很感动,赶紧从钱包里拿出100元钱递给气喘吁吁的小王,说:“真要谢谢您了,我在这里站了一个多小时了……要不是您,也许我今晚就赶不回去了。”

小王边帮她把换下的车胎、工具收拾好,边笑着说:“我帮您,纯粹是为了救急,您可千万别不要这样。若是拿了这钱,我成什么人了?”小王说完,擦把汗,便转身上车走了。

大姐望着小王的背影,既感动,又感慨。

再后来,她进了路边一家小餐厅。

一位有身孕的女服务员正在餐厅里忙碌着,看到她来,微

笑着,端来茶水。望着她,司机大姐若有所思……

吃过饭,女服务员接过大姐的饭钱,回身去收银台找零,等再回来的时候,发现大姐已经走了,桌子上多了一张写着字的纸,纸下面还压着一百块钱——只见纸上写道:“善良的姑娘,你好!虽然我们萍水相逢,但你的服务带给我亲人般温暖。一个热心小伙子不计回报地帮助了我。所以请你成全我的这片心意,这100元钱,除祝福你平安临盆之外,也希望你将这份爱心继续传递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……”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山野归来

华海

从清远的山野带回红薯、芋头、菜心,也带回山涧溪水的清响和岭上变幻的烟云。

在虚实之间,你让心灵回到生活本身,回到日月的自然运行。原野上的风吹荡草木的气息,也吹得冥想的石头开窍领悟。

当你从田头劳作的身影看到涌动不息的生命泉源,从鸟鸣和落叶的声响听到自己心灵的回音,也听到季节起伏循环的节奏,你把一支写诗的笔交给坚实的大地

和想象的天空。

山岭葱茏,万物在丰沛的雨水中湿润,也滋生出蓬勃的生命活力。你像那对云雀把梦想的窝巢垒筑在向阳的南坡——在此心可安居。

在清远的山野,一路节气、烟火和人情。七月如火的光阴,浓缩了大半生的行旅,你又想起当年,一只南飞的燕子刚用双翼剪开轻柔缠绕的早春,在这片岭南的山水间,你放下了行囊。

(摘自《南方日报》)

穿旧衣的福气

龙建雄

晨起洗漱完,见凳子上放着昨天穿过的旧衣裤,竟生一念:今天继续穿。裤子是牛仔款式的休闲裤,衣服是淡蓝色POLO衫,昨天上班除了参加一个会议,就是在办公室处理公文,衣物没有半点邋遢,满是自己熟悉的味道。

出门乘地铁,路上行人匆匆,各色衣着五彩缤纷,我摸了摸自己上衣,突然有点后悔,为自己不换衣装而自惭形秽。来到梅花园站,上来一个工人师傅,和我年纪相仿,板寸头发里掩盖不了那一茬茬白发。他手提一个搅拌工具,悄然选择门边有立柱的地方靠着。他离我很近,白色T恤上随处可见不规则的水泥印子。不用说,这衣服俨然就是师傅

我们都听过“南柯一梦”“黄粱美梦”的故事,古人有此之梦,今人也不例外。

浓缩之梦
章贵游子

经常听人讲,早上明明醒了,睡个回笼觉不过短短十几分钟,结果做了个似乎长达几小时甚至一两年的梦。梦境如此的真实,好像将人生拉长了许多。梦醒时,人便生出颇多感慨。

“浓缩之梦”是另一个纬度,它映射的东西很多,比如,人生总是单行道,无法开倒车,时光易逝、容颜易老令人伤怀,于是在梦里开启“时光机”,吃上“后悔药”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;比如,生活中不完美、不如意的事太多了,便在梦境中自动修复、再度演练,于是生活完美了、如意了;比如,美好的事情总是短暂的,有时梦就成了拉长器、放大镜,把内心的喜悦欢愉搞得绵长一些、隆重一些。自然,也有面对痛苦之事难以走出,备受煎熬的情况。梦毕竟是梦,本就不能当真,梦中情景如能给人带来幸福感、获得感,抑或是警醒、启发,梦就不白做一场。

(摘自《江南时报》)

要言
微言

肉,老杨麻利地切成片,递给我时,黑得发亮的袖口无意间刮到我的手。“好吃,请兄弟下回再来哈。”望着喜笑颜开的老杨,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小商小贩的衣服可能显脏,人却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。衣服不过是人的外壳,重要的还是壳里的东西。

一件衣服,最终会因为或褪色、或破旧、或遗失而完成它在你身边的使命。犹记得小时候,家境清贫,我没有更多换洗衣服,母亲便每天把那两套旧衣服轮番洗净,在太阳下晒干,然后叠放于床头。那时我常羡慕发小们有新衣服穿,母亲便时常开导我:“衣服穿久了,便有人气息,这是天底下最好的福气。”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灼见
真知